

棗陽與棘陽 的歷史淵源

吳祥明 & 楊振華

關於棗陽與歷史上棘陽的關係，對於棗陽人來說，已是早有定論。老《棗陽縣誌》明確記載：“按棗陽之名，實承棘陽而立，別無取義。自隨立棗陽，而棘陽于南齊時已廢，當時吾縣境內尚有春陵、蔡陽兩縣，而棗陽之地由棘陽附入者，必不少矣。”又《晉書·棗據傳》載：“初姓棘，後改為棗。”這些記載如此明確，按說棗陽由棘陽轉換而來應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尤其，近些年來，還有不少熱心棗陽曆史的士人和專家學者，通過考察和查閱各類相關史料，從而進一步證明和肯定了縣誌的結論意見。然而，也出現了少量不同的聲音，認為棘陽與棗陽無關。持這種觀點的同仁，問題可能出在對相關史料的不夠瞭解。由於此事涉及棗陽人文歷史的重大問題，考慮再三，感到還是有必要進一步將其澄清。



一、歷史上的棘陽

至今，致所以仍有少數同仁堅持認為，棘陽與棗陽無關，根本原因是對歷史上曾先後設置過兩個棘陽的歷史不夠瞭解所致。大量史料表明，歷史上不僅設置過棘陽，而且還設置過兩個棘陽。一個是漢高祖七年即西元前 200 年時，在今河南新野縣東南、棗陽市西北一大片地方首設棘陽；另一個是，六百九十八年後南北朝時，齊永泰元年即西元 498 年，新野歸於魏，魏又在新野西北部、南陽瓦店附近又置一棘陽。為區別其間，便稱漢置棘陽為漢棘陽，魏置棘陽為魏棘陽；又因兩個棘陽均在當年的漢廣部、今天的新野縣境內，並且相對於漢廣郡治所即新野縣城，一個在東南，一個在西北，故又稱在東南的漢棘陽為南棘陽，在西北的魏棘陽為北棘陽。這樣，問題就清楚了。原來與棗陽無關的是魏棘陽，即北棘陽，它位於新野的西北部，在南陽瓦店附近，與棗陽隔著幾乎一個新野，當然與棗陽無關；而與棗陽息息相關的則是漢棘陽，即南棘陽，它在新野的東南，棗陽的西北，所處位置正是新野與棗陽相連的一大片地方，其治所所在地將在下面還要詳細介紹。正是漢棘陽與今天棗陽的這種特殊地理位置，導致棘陽的廢立、變遷、歸屬，一直與棗陽存在著割不斷、理還亂的歷史淵源關係。為論證這種關係，近年來不僅出了不少這方面的好文章，而且還有棘陽就在棗陽的實物見證人、襄陽市原政協主席、棗陽市原老縣長胡久明先生，多次講述他當年在棗一中上學時親眼所見的一塊“棘陽關”碑刻，這塊碑刻就嵌立在現在的市政府老大院後面的老城牆到一中出口處的牆壁上。當然，這只能算作一個旁證，更多的證據後面還要講到。

二、漢棘陽的客觀地理位置

論證棗陽與棘陽關係的關鍵，是確定棘陽的客觀地理位置。自然，這裡說的棘陽是漢棘陽，而不是魏棘陽，前面已作說明，魏棘陽靠近南陽，離棗陽很遠，故與棗陽無關，而與棗陽有關的是漢棘陽。因而，我們要確定的是漢棘陽的客觀地理位置。位置確定了，它與棗陽究竟是怎樣的關係，

就一目了然了。那麼，如何才能客觀地確定？歸納起來，大體有四個途徑：

一看當年劉秀起兵反莽的進軍路線。這條路線在《後漢書·劉縯傳》中記載的比較清楚。文中說：“伯升（劉秀之胞兄）自發春陵（今棗陽吳店鎮）子弟，……合軍而進，屠長聚（今棗陽太平鎮寺莊），得唐子鄉（今棗陽太平以北地區），殺湖陽（今唐河縣湖陽鎮）尉，進拔棘陽（即漢棘陽），因欲攻宛（今南陽市）。至小長安（今南陽市南瓦店鎮）……，敗……伯升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漢棘陽）。”這段文字清楚的說明，當時的進軍路線是由春陵（棗陽吳店）至長聚，至唐子鄉，至湖陽，至棘陽，至小長安，再至宛。由此可以看出，這條進軍路線的總的方向是由東南向西北挺進，故而漢棘陽的方位在湖陽西部偏北方向是肯定無疑的。另外，再從《唐河縣誌》中關於“晉，廢湖陽縣併入棘陽縣，屬義陽郡”的記載中得知湖陽跟棘陽很近，而且是界連著界。此外，筆者又在“成都出版社”出版的“歷史人物叢書”《光武帝》一書中，見到有這樣一段極具說明問題的文字。這段文字是敘述劉秀胞兄劉縯在春陵起兵動員大會上，在部署攻打棘陽時所講的一段話。劉縯講道：“棘陽城近在咫尺，是莽軍積糧之所，官倉內糧食堆積如山，為何不取來為我之用？”“棘陽城近在咫尺”一語充分表明，棘陽城距春陵是很近的，而且“近在咫尺”。

二看所處水域的流經情況。據《水經注》載，漢棘陽所處水域為涇水（今河南白河）、比水（今河南唐河）之間。涇水自西北而東南流向，比水自東北而西南流向，二水流經襄陽雙溝鎮匯合西流注水漢水。在涇水流域有一支流名為棘水（即今之溧河），自北而南在新野東南溧口（今新野溧河浦境內）注入于涇水，棘陽就坐落在溧河即棘水的左岸（即東岸）上，即所謂棘水之陽。在比水流域有一支流名叫謝水，自西北而東南注入比水，在謝水右岸即西南岸有謝城，謝城之西有棘陽。由此可見，棘水（即溧河）之棘陽、謝水之謝城均處於涇、比二流域之間的中下游地區，也就是今天的白河與唐河相匯處的新野之東南、襄陽之東北、棗陽之西北三地相接的廣大區域。

三看史志記載。本文前面已經提到，老《棗陽縣誌》早有明確記載，斷言棗陽承棘陽而立。尤其《新野縣誌》記載更為明確具體。該志第7頁醒目地寫道：“（漢）高祖7年，即西元前200年置棘陽縣，因治所在棘水（即今之溧河）之陽得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新野縣前高廟鄉張樓村。經筆者實地考察，新野前高廟鄉張樓村與棗陽徐寨鄉聶集村隔河（即比水，也即今唐河）向望。張樓村位於新野縣城東南40華裡，而距棗陽徐寨鄉不足20華裡。此外，《元一統志》也載：“棘陽在湖陽新野之間。”前高廟鄉張樓村正好在這二者之間，它即靠溧河（即古之棘水），也與洧水（即今白河）、比水（即今唐河）不遠。

四看當地文物考古發掘。筆者一行五人前往新野進行了考察。當地文物部門告訴我們，漢棘陽城古遺址就在縣東南前高廟鄉張樓村，他們在8萬多平方米的發掘現場，發掘出了極為珍貴的漢代石辟邪一對，銅印一封，以及完整的城中街道和排水體系等大批文物。新野縣人民政府不僅對漢棘陽古城遺址立碑確認，並進行重點保護。

綜上所述，漢棘陽治所的地理位置，就在新野縣東南40裡距棗陽徐寨鄉不足20裡的前高廟鄉張樓村，兩地是土連水，水連土，水土相連，其地域則縱橫跨越新野東南、棗陽西北的廣大區域。

三、確定漢棘陽與棗陽的淵源關係意義深遠

歷史上的漢棘陽早已成為千古遺存，由於它與棗陽有著割不斷理還亂的淵源關係，故棗陽人歷來關注它，鍾愛它，而且還不遺餘力的加以研究和探討，以提升和加強棗陽的歷史文化底蘊，推動和發展棗陽的歷史文化事業。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這裡，筆者深切地感到，在研究和探討時必須增添正能量，切實把握好忠於史實、維護好棗陽的歷史人文價值這一基本準則。

關於漢棘陽的客觀地理位置，經過對大量史料的引述，以及對當今所存相關文物的實地考察，都已確鑿無誤的證實了，其地域範圍就在今新野縣東南、棗陽市西北的廣大地區。按理說，這一研究探討結果正是我們希望得到的結果。

有了這樣的結果，我們應當珍視它，維護它，決不要做有損於這一結果的事，以免有負於我們的先輩和後人。面對那些至今還認為棘陽與棗陽無關的同仁，我們還該說些什麼呢？要說，只能說其對歷史上的兩棘陽缺乏瞭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再就是，對家門口（新野縣前高廟鄉張樓村）的文物考古發掘疏於考察。不然，最好也到新野考察考察，心中那股難以釋懷的疑慮也就自然解除了。

厘理清了棗陽與歷史上的漢棘陽割不斷理還亂的淵源關係，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都十分深遠。正是昔日之棘陽、今日之棗陽這片熱土，不僅孕育出了中國歷史上十大明君之一的漢光武帝劉秀，還孕育出了無數頂天立地、叱吒風雲的英雄豪傑。其中，有輔佐劉秀中興漢室大業的征南大將軍、遷升為假司馬（副宰相）的岑彭及揚武將軍、代行大司空（三公之一）的馬成，還有為結束三國分裂局面、實現三國歸晉統一大業做出巨大貢獻的魏征南將軍並遷升太尉的鄧艾，還有南宋抗金抗元著名軍事將領、授贈太師、晉封吉國公的孟珙等等。如此光彩奪目的人文歷史，令棗陽人為之驕傲，為之自豪，為之榮耀，為之振奮。棗陽先賢、明朝進士、朝廷禦史、棗陽姚崗人袁仕，當年到河南湯陰縣嶽飛廟朝拜嶽飛時，所獻祭祀碑其落款處，便是“棘陽人袁仕”幾個大字。這充分說明，自古至今，漢棘陽一直是棗陽人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一大歷史情結。故此，筆者誠望，有志于棗陽人文歷史研究，關心棗陽文化事業發展的士人學者，在研究探討人文歷史的時候，一定要深懷敬畏之心，站在為棗陽人負責，為棗陽的人文歷史負責的高度，為棗陽文化事業的大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2014年7月26日



編輯小語：讀完此文，必定會讓鄉親們，更加理解棗陽的歷史，比上幾小時的歷史課收獲還多。